毛詩要義

吋要義卷第二

一 魯少昊摯之墟都曲阜

魯頌譜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庭氏亦居茲乎正義曰昭十七年左傳云郯子曰少皥摯之立也定四年左傳祝佗曰命伯禽封於少皥之墟是其文所出也明堂位曰封周公於曲阜少皥之墟即曲阜也漢書地理志云周興以少皥之墟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以爲周公主應劭云曲阜在魯城中委

曲長七八里然則其都在此曲阜其地則魯
也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災左傳稱梓慎登大庭
氏之庫以望之然則大庭之居在於魯城内於
其處作庫非大庭氏所作也

二 周公使伯禽就國歸政後定七百里封

史記魯世家云武王既克殷封周公旦於少皡
之墟曲阜是爲魯公周公不就封於是卒相成
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然則周公於武
王之時已受魯封但身不之魯使伯禽就國至

歸政之後成王乃大啓土宇令地方七百里魯
之封疆於是始定故據後定言之其封域在禹
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

三 周公十九世至僖公遵伯禽法

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
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坰野
正義曰魯自伯禽之後有武公魯人追立其廟
以爲世室又有孝公爲獎仲山甫所薦雖復賢
於諸公亦不爲時所歌頌不能遵伯禽之法故摠

云政衰事廢明僖公興之故致頌也世家云伯
禽卒子考公酋立卒弟熙立是爲煬公卒子幽
公宰立十四年弟潰弑幽公而立是爲魏公卒
子厲公擢立卒魯人立其弟具是爲獻公卒子
眞公濞立卒弟敖立是爲武公卒子戲立是爲
懿公九年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弑懿公而
立伯御爲君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伯御乃立
懿公弟稱是爲孝公卒子弗湟立是爲惠公卒
子息姑攝行君事是爲隱公十一年冬公子翬

弑隱公立其弟允爲君是爲桓公十八年卒子
太子同是爲莊公三十二年卒立子開爲閔公
二年卒於是季友奉公子申立之是爲僖公從
周公數之故爲十九世僖公以惠王十九年即
位襄王二十二年薨是當周惠王襄王時也

四

魯曰每篇名頌名生於不足

五

頌泮宮箋云魯不合作頌故每篇言頌以名生於不
土功事足故也能脩泮宮土功之事春秋經不書者泮
而春秋宮止國學也脩謂舊有其宮脩行其教學之法

不書

功費微少非城郭都邑例所不書也

〔六〕春秋經傳僖公無伐淮夷事

十六年冬會諸侯于淮上謀東略公遂伐淮夷

正義曰春秋僖十六年經書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等於淮左氏傳曰會于淮謀鄫且東略如傳之意以言此會主為謀鄫且東行略地今鄭言謀東略則鄭意言此會非直謀鄫且謀東略以為二俱謀之謀東略者謂東征伐而略地也淮會既有此謀公所以遂伐淮夷并伐呂之

篇所說伐淮夷事是也但春秋經傳僖公無伐淮夷之事故鄭推校早晚以爲淮會之謀東略即是謀伐淮夷既謀即伐故稱遂也案左傳僖十六年冬公會諸侯于淮未歸而使師取項公爲齊所止十七年方始得還傳言書曰公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然則伐淮夷者是在十七年末公還之後乃興師伐之詩稱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則是受成於學然後出師非因會而遂行也淮會謀東略者與諸侯共謀詩

稱伐淮夷者專美魯侯蓋以淮夷居淮水之上
在徐州之界最近於魯於時霸者侵魯獨征之
故詩專美僖公也用兵征伐事之大者春秋之
例君舉必書所以經傳無伐淮夷文者當是史
文脫漏故經傳皆闕

【七】春秋譏南門不言姜嫄廟與頌異
二十年新作南門又脩姜嫄之廟至于於後魯舊
制未徧而覓正義曰二十年新作南門春秋經
也閟宮云閟宮有侐實實枚枚文曰新廟奕奕

美斯所作是又脩姜嫄之廟也序稱僖公能遵伯禽之法而牧馬門廟魯之舊事是至於復魯舊制也伯禽之後國事多廢則所廢若非徒馬及門廟而已故云未徧而費所以死後追頌若然新作南門左傳云書不時也而以爲僖公之美者僖公新作南門意在脩復古制但不獲啓塞之時是於禮爲小失春秋貶纖介之惡故取以爲譏論其復舊之情實爲美事作南門脩廟其事相類故鄭竝言脩廟因說作門賛成僖公之

大美言其致頌之本意也脩姜嫄之廟春秋不

書者魯國舊有此廟更脩理之用功少例所不

書也

〔八〕行父請周頌僖公當在文公世

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正

義曰既言未徧而覺乃云請周作頌則此頌之

作在僖公薨後知者以大夫無故不得出境上

請天子追頌君德雖群臣發意其行當請於君

若在僖公之時不應聽臣請王自頌己德明是

書春、 無害公 不得有 頌、

僖公薨後也文六年行父始見於經十八年史
克名見於傳則克於文公之時為史官矣然則
此詩之作當在文公之世其年月不可得而知
也行父請周而不見於經者凡羣臣出使嘉好
聘享受命而行者乃書之耳此行父適周自以
羣臣之心請王作頌雖復告君乃行不稱君命
以使非史策所得書也駉頌序云史克作是頌
廣言克作頌不指駉篇則四篇皆史克所作閟宮
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自言奚斯作新廟耳漢

世文人班固王延壽詩之等自謂魯頌是奚斯作
之謬矣故王肅云當文公時魯賢臣季孫行父
請于周而令史克作頌四篇以祀四祖皆頌僖
公之美德也若然春秋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
廟用致夫人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猶
三望三十三年薨于小寢皆為春秋所譏則是
行不純善而得作頌者春秋所譏皆人事小失
卜魯無伯禽頌於時太平事歸天子
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尚為魯人所頌則伯禽之

德自然堪爲頌矣所以無伯禽頌者伯禽以成王元年受封於魯於時天下太平四海如一歌頌之作事歸天子列國未有變風魯人不當作頌

十一 三望諸侯常法郊祭魯同二王後

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勳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正義曰明堂位云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是成王命魯之郊天也春秋欲

云不郊猶三望是魯郊祭天而因祭三望也鄭
以三望為河海岱是魯之境内山川也祭其境
内山川則自是諸侯常法亦云天子之禮者以
春秋郊望連文故因說郊天而并云三望耳禮
運云夫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王者之後
得郊天由命魯得郊天用天子禮同為王者之
後故孔子亦録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也

二十 鄭云周於商豈不陳詩示無貶黜

問者曰列國作詩未有請於周者行父請之何

也曰周尊魯巡守述職不陳其詩至於臣頌君
功樂周室之聞是以行父請爲正義曰變風之
序皆不言請周此獨言請故問而釋之商譜云
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無貶黜客之義然則不
陳魯詩亦無貶黜魯之義也巡守陳詩觀民
風俗善則褒之惡則貶之既亦無貶黜不采其
詩雖有善詩不得復采故王道既衰變風皆作
而魯獨無之以無魯風故知巡守述職不陳其
詩褒之臣子緣周室尊魯不陳其詩是不欲使

曾有惡既不欲其惡當喜聞其善美於臣頌君功亦樂使周室聞之是以行父請焉魯人請周不作風而作頌者以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是詠歌之善稱

二十 諸侯善惡侯伯監之行人書之

周之不陳其詩者為優耳其有大罪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亦不覺焉正義曰此言王於戒惡故言有大罪耳其實小善小惡亦監之書之也侯伯者州牧之別名僖元年左傳曰凡侯伯救患

分災討罪禮也是州內諸侯有書惡者侯伯當監之也秋官小行人云又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為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此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是諸國有書惡行人當書之

十四

史克魯史名頌而體風故有章句

文十八年左傳稱季文子使太史克對宣公知

史克魯史也此雖借名為頌而體實國風非告
神之歌故有章句也
二十五 宗廟齊豪尤得有異毛容朝車所乘
每章各舉四色以充之宗廟齊豪則馬當純色
首章說良馬而有異毛者容朝車所乘故也
二十六 坰馬有驈皇驪黃為朝祀車
牧之在於坰遠之野其水草既美牧人又良飲
食得所莫不肥健故皆駉駉然盛言駉者有何
馬也乃有白跨之驈馬有黃白之皇馬有純黑

十八 周禮二 域畿服 周為邦 故鄭約 為華里

之驪馬有黃騂之蓋其為此等用之以駕朝祀之

車則彭彭然有壯力有儀容

廿七 近郊遠郊之等諸儒相傳為說

孫炎言百里之國十里為郊則郊之遠近計境之廣狹以為差也聘禮云賓及郊注云郊遠郊周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里以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里侯四十里伯三十里子二十里男十里近郊各半之是鄭之所約也以聘禮下云賓至于近郊故知賓及郊者為遠郊也司馬法

云王國百里爲遠郊且王畿千里其都去境五
百里爾雅從邑之外止有五明當每皆百里故
知遠郊百里也知近郊半之者書序云周公既
没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於時周都王城而謂
成周爲東郊則成周在其郊也於漢王城爲河
南成周爲洛陽相去不容百里則所言郊者謂
近郊故注云天子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
去則然是鄭以河南洛陽約近郊之里數也周
禮杜子春注云五十里爲近郊白虎通亦云近

十

書傳國郊里數中[illegible]夏殷制

郊五十里遠郊百里是儒者相傳爲然昭二年叔弓如晉左傳曰晉侯使郊勞服虔云近郊三十里或當別有依約與鄭異也書傳云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言其百里七十里是夏殷諸侯之國其郊與周異也

十二 必牧於坰野避民居與良田

國內居民多近都之地貴必牧于坰野者避民居與良田故也以序云務農重穀牧於坰野故

知有避民田之義也引周禮者地官載師文彼注鄭司農云官田者以備公家之所耕也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也賞田者賞賜之田也牧田者牧六畜之田司農以牛田爲牧家所受則非復放牧之田而引證此者以牧人之牧六畜常在遠郊之外因近其牧處而給之田故引此爲證牧馬之處當遠於國也彼雖天子之法明諸侯亦當然

爾雅有驈皇而無驪黄

釋畜云驪馬白跨驈孫炎曰驪黑色也白跨股脚白也郭璞云跨髀間也然則跨者所跨據之處謂髀間白也釋畜又云黄白皇舍人曰黄白色雜名皇也其驪與黄則爾雅無文月令孟冬云駕鐵驪象時之色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故知純黑曰驪爾雅黄白皇謂黄而色白者名之爲皇則黄而赤色者直名爲黄明矣故知黄騂曰黄騂者赤色謂黄而雜赤者也

戎路之衡高於田路衆不得駕田馬

諸侯戎路亦不得與田路同馬具戎路之衡高於田路田馬不得駕之冬官輈人爲輈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注云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衡高八尺七寸田馬七尺則衡高七尺七寸是戎馬之高當與齊道同不與田馬等故知戎路不得駕田馬也戎路必駕戎馬則知有金路者金路象路共駕良馬明矣

六 五路之馬皆擇良比傳獨以齊馬爲良

校人又云凡頒良馬而養乘之注云良善也善馬五路之馬彼以五路之馬皆稱爲良此傳獨以齊馬爲良馬者以其用之朝祀故謂之良不與周禮同也朝祀所乘雖取其力亦須儀容故云彭彭有力有容言其能備五御之威儀也

〔四二〕爾雅有騅駓無騂騏

正義曰釋畜云蒼白雜毛騅郭璞曰即今騅馬也又云黃白雜毛駓郭璞曰今之桃華馬也此二者皆直云雜毛是體有二種之色相間雜上云

駓今桃
華馬騏
今驄馬

黄白曰皇黄騂曰黄止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
與此二色者異故不云雜毛也其騂騏爾雅無
文周人尚赤而牲用騂檀禮稱陽祀用騂牲是
騂爲純赤色言赤黄者謂赤而微黄其色鮮明
者也上云黄騂曰黄謂黄而微赤此云赤黄曰
騂謂赤而微黄此其所以異也騏者黒色之名
倉騏曰騏謂青而微黒今之驄馬也顧命曰四
人騏弁注云青黒曰騏引詩云我馬維騏是騏
爲青黒也此章上言戎馬戎馬貴多力故云伾伾

驔徒河反

騝音乾

廿七

騽即今

連錢驄

駵即今

駵馬

有力

廿六 爾雅有騂騵無騂雒

正義曰釋畜云青驪驎驔孫炎云色有淺深似魚鱗也郭璞曰色有深淺斑駁隱粼今之連錢驄也又云白馬黑鬣駱郭璞引禮記曰夏后氏駱馬黑鬣然則鬣即是鬣皆謂馬之鬉也定本作注髦字皆作鬣其騂雒爾雅無文爾雅有駵白駁駵馬黄脊騝則駵是色名說者以駵爲赤色若身鬣俱赤則騂馬故爲赤身黑鬣曰駵即

廿八

伾伾有力繹繹善走祛祛彊健

今之騂馬也黑身白鬣曰雒則未知所出槩定本集注及徐音皆作駱字而俗本多作駁案爾雅有騂白駁謂赤白雜色駁而不純非黑身白鬣也東山傳曰騂白曰駁謂赤白雜取爾雅爲說若此亦爲駁不應傳與彼異且注爾雅若樊光孫炎於騂白駁下乃引易乾爲駁馬引東山皇駁其馬皆不引此文明此非駁也其字定當爲雒但不知黑身白鬣何所出耳 此章言田馬田獵尚疾故言繹繹善走

淵爾雅有駰騢魚而無驔

正義曰釋畜云陰白雜毛駰今之泥驄也樊光曰駰者目下白也孫炎曰陰淺黑也郭璞曰陰淺黑今之泥驄或云目下白或云白陰皆非也璞以陰白之文與驪白黃白蒼白彤白相類疑陰是色名非目下白與白陰也又云彤白雜毛騢舍人曰赤白雜毛今赭馬名騢郭璞云彤赤也即今赭白馬是也又云一目白瞯二目白魚舍人曰一目白曰瞯兩目白爲魚郭璞

驔音簟又徒點反又音譚

駜音必又補必反[illegible]

曰似魚目也其驔爾雅無文說文云骭骹也郭璞曰骭脚脛然則骭者膝下之名釋畜云四骹皆白驓無豪骭白之名傳言豪骭白者蓋謂豪毛在骭而白長名爲驔也驓則四骹雖白而毛短故與驔異也此章言養馬主以給宮中之役貴其肥壯故曰祛祛彊健也

乙四 振鷺潔白咽咽鼓節醉舞無筭爵

正義曰言有駜有駜然肥彊之馬與僖公有賢能之臣將任之先致其祿食故皆盡忠任之則

可以安國治民得爲君用矣群臣以盡忠之故常夙早速夜在於公所其在於君所則君臣無事相與明義明德而已以君臣閒暇共明德義故在外賢士競來事君振振然而羣飛者絜白之賢焉也既集君朝與之詩樂以鼓聲之咽咽然至於無筭爵而醉爲君起舞以盡其歡於是君臣皆喜樂兮是其相與之有道也

二章 夙夜在公飲酒言君臣敬惠有餘

夙夜在公在公飲酒言臣有餘敬而君有餘惠

傳言臣至于餘惠正義曰臣禮朝朝暮暮不當常
在君所今間暇無事而夙夜在公是臣有餘敬
也君之於臣饗燕有數今以無事之故即與之
飲酒是君有餘惠也
卅三 鷺于飛醉言歸群臣飲欲退
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箋云
飛喻羣臣飲酒醉欲退也
卅四 君臣安樂則有豐年有善道
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歲其有豐年也箋云穀善也詒遺也君臣安樂則
陰陽和而有豐年其善道則可以遺子孫也此
詩僖公薨後乃作而云自今以始者言在公
載燕因即據燕為今與將來爲始鄭以作詩爲
始

泮水卅五 泮水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
廱諸侯泮宮言水則采取其芹宮則采取其化
箋云芹水菜也言己思樂僖公之脩泮宮之水

復伯禽之法而往觀之采其芹也辟廱者築土
雝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
也泮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天子諸
侯宮異制因形然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
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戾來止至也
言觀其旂言法則其文章也茷茷言有法度也
噦噦言有聲也鄭云于往邁行也我采泮水之
芹見僖公來至于泮宮我則觀其旂茷茷然鸞
和之聲噦噦然臣無尊卑皆從君行而來稱言

君僖公魯君人樂見之

疏魯有四代之學行禮用兵皆在泮宮

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

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是魯禮得立四代

之學魯有四代之學此詩主頌其脩泮宮者先

代之學尊魯使得立之亦存古法而已其行禮

之飲酒養老兵事之受成告克當在周世之學

在泮宮也僖公之伐淮夷將行則在泮定謀既

克則在泮獻馘作者主美其在泮宮而能服淮

矣故將言其脩泮宮也

【箋】靈臺傳水旋丘以節觀者與此箋異辟廱者築土為堤以壅水之外使圓如璧令四方來觀者均故謂之辟廱也釋器云肉倍好謂之璧孫炎云肉身也好孔也身大而孔小然則璧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是其形如璧也圓既中規其望水內則遠近之路等故四方來觀者均言均得所視也此箋言築土雍水四方來觀者均謂水之外畔靈臺傳云水旋

丘[illegible]者詵水之中央所據不同乞相蹙
東漢圖也言四方來觀者均則辟雍之宮內有館舍外
橋門而無牆院也後漢書稱光武中元二年初載建三
觀由辟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
[illegible]外無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群臣登
[illegible]院靈臺以望雲物祖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
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問難於前冠帶搢
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是由外無
牆院故得圜門觀之也天子之宮形既如璧則

諸侯樂
[illegible]去南
向泮水
[illegible]觀者
[illegible]南方

諸侯之宮制當異矣而以泮爲名則泮是其制故云泮之言半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旣以蓋爲疑辭必疑南有水者以行禮當南面而觀者宜北面畜水本以節觀者宜在其先節南方故知南有水而北無也北無水者下天子耳亦當爲其限禁故云東西門以南通水明門北亦有溝壍但水不通耳諸侯樂用軒懸去其南面泮宮之水則去北面者樂爲人君而設貴在近人與其去之寧去遠者泮水自以節觀

故留南方各從其宜不得同也天子諸侯之宮
異制因形然言由形異制殊所以其名亦別也
王制注云辟明也廱和也所以明和天下泮之
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以物有名生於形因名
立義

【四十】泮宮飲老者順道以衆民

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箋云
在泮飲酒者徵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而
因以謀事也已飲美酒而長賜其難使老難使

茆音卯

老者最壽考也長賜之者如王制所云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者與順彼長道屈此群醜屈收醜衆也箋云順從長遠屈治醜惡也是時淮夷叛逆即謀之於泮宮則從彼遠道往伐之治此群爲惡之人

疏鄭以錫老爲常饌群醜爲淮夷

毛以爲魯人言已思樂往泮宮之水我薄欲采其茆之菜也既采其菜又觀其化僖公來至在泮水之宮與群臣飲酒謂召先生君子

行飲酒之禮既飲此美酒而得其宜則天長遠之以難老之福故能順彼仁義之長道以收斂此群衆人民鄭以爲既飲此美酒又長賜其難老之人謂所養老人常有賙餼也又言僖公行飲酒之禮因以謀征伐之事乃欲從彼長遠之道路以治此群爲惡之人謂時淮夷叛逆魯謀伐之此章言其謀行故下章言其伐克也

〔二四〕養老如漢郡國致羊酒庶人復除

長賜終老者之身賜之不絕故言如王制所云

月存日 膳請有 德致仕 者不可 許養

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彼注以爲告存者每
月致膳有秩者日有常膳然則八十者每月一
致膳九十者日日常有膳所膳之物則無文蓋
如漢世老人有名德者時詔郡國常以八月致
羊酒之類也王制告存之文承七十不俟朝之
下則謂朝臣有德致仕者也庶人之老者則不
能然直行復除以養之耳王制又云凡三王養
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
從政注云引户校年當行復除老人衆多非賢

者不可以比養之也

【四】獻馘獻囚如王制反釋奠於學

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囚拘也箋云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淑善也囚所虜獲者僖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宫使武臣獻馘又使善聽獄之吏如皐陶者獻囚言伐有功所任得其人王制云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注云釋菜奠幣禮先師是將出則謀於學而後行反則

禮先師以告克故僖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也彼云以訊馘告者即此獻馘

【疏】不吳不揚謂不讙譁不大聲

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烝烝厚也皇皇美也揚傷也箋云烝烝猶進進也皇皇當作暀暀暀暀猶往往也吳譁也訩訟也言多士之於伐淮夷皆勸之有進進往往之心不讙譁不大聲僖公還在泮宮又無以爭訟之事告於治訟之官者皆自獻其功

【泗】徒馭無斁謂敬事孔淑不逆謂甚順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
淮夷孔淑不逆觩弛貌五十矢為束搜衆意也
箋云角弓觩然言持弦急也束矢搜然言勁疾
也博當作傅甚傅致者言安利也徒行者御車
者皆敬其事又無厭倦也僖公以此兵衆伐淮
夷而勝之其士卒甚順軍法而善無有爲逆者
謂堙井刊木之類式固爾猶淮夷卒獲箋云式
用猶謀也用堅固女軍謀之故故淮夷盡可獲

〔按〕鄭禮注何爲束亦無[illegible]

服也謀謂度己之德慮彼之罪以出兵也

〔疏〕荀卿一弩五十矢毛學於荀故同

荀卿論兵云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是一弩用五十矢矣荀則毛氏之師故從其言以五十矢爲束也大司寇云入束矢於朝注云古者一弓百矢其百个與則鄭意以百矢爲束此箋不易傳者百矢爲束亦無正文以尚書及左傳所言賜諸侯以弓矢者皆云彤弓一彤矢百以一弓百矢故謂束矢當

■ 脫不 張矢搜 不用言 小大戰

百个而在軍之禮重弓以備折壞或亦分百矢以爲兩束故不易傳也毛以爲搜與束矢共文當言其束之多故搜爲衆意傳以弓言緜矢言搜其意言弓不張矢不用是僖公不至大戰而克服淮夷也

〔十五〕琛寶總名龜象南金寶貝之別

淮夷去魯既遥遠故以憬爲遠行貌琛寶釋言文舍人曰美寶曰琛來獻其琛揔言獻寶其龜象南金還是寶中之別以其物貴特舉而言其獻非

三乙

大賂謂
君子居下
有賂如
左傳齊
賂出口

唯此等也漢書食貨志云龜不盈尺不得爲寶
此言元龜龜之大者故云龜尺二十寸也淮夷居
在徐州貨唯珠魚而已其土不出龜象其國不
屬荊揚而得有龜象南金獻於魯者禹貢所陳
謂常貢天子土地所出此則僖公伐而克之暫
以賂魯其國先得此寶以其國寶爲獻春秋襄
二十五年晉帥諸侯伐齊齊人賂晉侯自六正
五吏三十帥及處守者皆有賂是及羣臣故知
廣賂者君及卿大夫也又申傳南荊揚之義故

[illegible]曰釋經傳言金者即銅

云荆揚之州貢金三品禹貢揚州厥貢惟金三品荆州云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彼注云三品者銅三色也王肅以爲三品金銀銅鄭不然者以梁州云厥貢鏐鐵銀鏤爾雅釋器云黄金之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貢金銀鏐者既以鏐銀爲名則知金三品者其中不得有金銀也又檢禹貢之文厥貢鏐鐵錫鉛而獨無銅故知金即銅也僖十八年左傳曰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

閟宮

三鍾考工記云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是謂銅爲金也三色者靑白赤也

【疏】詩述遠祖至始封序唯言復周公宇

正義曰作閟宮詩者頌美僖公能復周公之宇謂復周公之時土地居處也明堂位也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是周公之時土境特大異於其餘諸侯也伯禽之後君德漸衰鄰國侵削境界狹小至今僖公有德更能復之故作詩以

頌之也復周公之宇雖辭出於經而經之所言
止爲常許此則摠序偏義與經小殊其言復周
公之宇主以境界爲辭但僖公所行善事皆是
復故非獨土地而已自二章周公之孫以下皆
述僖公之德作者將美僖公追述遠祖上陳姜
嫄后稷至於文武大王爰及成王封建之辭魯
公受賜之命言其所以有魯之由與僖公之事
爲首引耳序者以其非頌所主之意故從而略
之

僅硯域

【五四】孟仲子以閟宮為媒宮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閟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禖宮也侐清淨也實實廣大也枚枚礱密也箋云閟神也姜嫄神所依故廟曰神宮

【五五】閟宮謂常閉妣廟祭疏時朔不及

毛以為將美僖公上述遠祖周人立姜嫄之廟常閉而無事欲說姜嫄又先言其廟言在周所閉之宮有侐然清靜其宮之内則實實然而甚

廣大其宮之材則枚枚然而礱密之鄭以閟宮爲神宮於魯國有其宮故先言廟而逆說姜嫄上帝是依謂憑依其身降之精氣又以奄爲覆緒爲事爲異餘同莊三十二年左傳稱公見孟任從之閟謂閉戶拒公故閟爲閉也大司樂云舞大護以享先妣則先妣之廟有祭事矣且立廟所以祭神而云閉而無事者案祭法王立七廟五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彼文據周爲說其言不及先妣先妣立廟非常而祭之又

踈月朔四時祭所不及比於七廟是閟而無事
也周禮定其用樂明其有祭之時但其祭時節
禮無明文或因大祭而別祭之也傳亦以此司
樂之文知姜嫄之廟在周耳言其在周則謂魯
無其廟以周立是非常故魯不得有也孟仲子
曰是謂禖宮蓋以姜嫄祈郊禖而生后稷故名
姜嫄之廟為禖宮嫄廟清靜之處故以血為清
靜宴以詩人之作覩事興辭若魯無姜嫄之廟
不當先述閟宮卒章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

箋直言閟宮於義言新廟則所新之廟新此閟宮首尾相承於理為順案斯作之自然在魯不宜獨在周也且正廟而祭不宜以閉為名釋詁云毖神溢慎也俱訓為慎是閟得為神閟與毖字異音同故閟為神也

〔七五〕毛氏不信履迹鄭謂上帝依馮姜嫄

毛氏不信履迹之事不得言天依姜嫄故爲依其子孫耳謂依助后稷使其母無災害也此直依其子耳兼言孫者以后稷後世克昌皆是天所依祜

穋音六 稙徵力時力 穉二反

并孫言之以協句也箋以生民之篇說姜嫄履帝迹而有后稷則是上帝憑依姜嫄而使之有子

【八五】重穋稙穉生熟早晚之異稱

重穋稙穉生熟早晚之異稱耳非穀名先種曰稙後種曰穉當謂先種先熟後種後熟但傳略而不言其熟耳七月傳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穋天官內宰鄭司農注云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稑是傳亦略而不言其種與此互相

明也

九五 舜命羣臣有五官惟夏官不言命即稷居稷官之日民賴其功後雖作司馬天下猶以后稷稱之周本紀云初欲棄之因名曰棄堯典云帝曰棄是后稷生名曰棄也本紀又云堯舉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是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功也堯典之末說舜命羣官使禹宅百揆即天官也契布五教爲司徒即地官也伯夷爲秩宗即春官也咎繇爲士即秋官也垂爲共

工即冬官也唯夏官不言命而上句禹讓稷契之下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遂其爲稷之功不言命而爲官明是稷作司馬爲夏官也且尚書刑德故云稷爲司馬契爲司徒故云後雖作司馬猶以后稷稱焉

【十六】詩言稷纘禹緒其實平水教種同時

禹稷同時其事相繼禹平水土乃教民播種之於是天下大有謂大有五穀也禹能平水土稷能種穀二者俱以利民故謂之繼禹之事稷之

播種種禹所治之地故言禹平水土乃教民播種爲先後之辭耳其實禹稷所爲亦同時矣

乙六 大王始翦商文武致天届于牧野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翦齊也箋云翦斷也大王自幽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時而有王迹故云是始斷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虞誤也箋云届極虞度也文王武王繼大王之事至受命致太平天所以罰極紂

於商郊牧野其時之民皆樂武王之如是故戒之云無有二心也無復計度也天視護女至則克勝

〔二六〕無貳無虞毛鄭小異惟民勸武王同

毛以爲上言后稷之事此又接說其後言后稷後世之孫實維是周之大王也此大王自豳而來居於岐山之陽民歸往之初有王迹實始有翦齊商家之萌兆也至於文王武王則能繼大王之業於時商家暴虐天欲誅之武王乃致天

之誅於牧野先祖欲成王業武王卒能成之是合同其功鄭唯以翦爲斷緒爲事無貳無虞謂民勸武王無有二心無復計度上帝今臨視汝爲異餘同

三六 大明傳民無貳心則此傳亦爲民情

大明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傳云無敢懷貳心以爲民無二心傳以虞爲誤則亦爲民之情謂民無疑誤也王肅云天下歸周無貳心無疑誤上帝臨命汝傳意或然居極虞度釋言文釋言又

云殛誅也然則此極又轉爲誅紂爲無道天欲誅之武王奉行天意故云致天之佰箋以汝者汝武王故以無貳無虞爲戒武王之辭太誓說十一年觀兵盟津之時八百諸侯皆曰受可伐王曰爾未知天意未可伐是其所計度故今戒之云無有貳心無復計度也致天之誅唯武王耳比經文武共文以其受命伐紂事相接成故也

疏鄭謂山川附庸加賜非常故言錫

土田者是魯國之土田亦既封爲魯君自然田

為魯有而山川附庸與土田共蒙賜之文土田既是專統則知山川附庸亦專統也箋以專統土田是諸侯之常而山川附庸則是加賜故特言加賜之山川附庸以明之凡言賜之謂非所當得也故引王制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故山川當言賜也夏殷之禮云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言附諸侯事大國不得專臣也若然魯亦不得專臣魯為侯爵以周公之勳受上公之地可為五百里

六五 魯於法 爵附庸 七百里 爵附庸 言之

耳於法無附庸也明堂位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之上又復加之附庸故注云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大司徒注云凡諸侯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爲有祿者當取焉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言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

六六

附庸不得專臣故顓臾被季氏伐取

附庸二十四言得兼此四等矣知鄭此言是由法不得有故謂之賜猶不使魯專臣也論語云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是社稷之臣顓臾魯之附庸謂之社稷之臣者以其附屬於魯亦謂魯之社稷其國猶自繼世非專臣也以非專臣故季氏將伐若其純臣魯君季氏豈得伐取之也言四等附庸者侯九伯七子五男三并之得二十四也夏殷之禮不能五十里者為附庸則周法附庸不滿百里而云九同七同者聚積

其國使得同耳非謂一同一附庸也

【六七】毛言禘祫唯此而不辨年數或同鄭

毛以載爲則言秋而則嘗謂嘗祫之年雖爲祫祭而則爲嘗祭故解其意言諸侯之禮於夏爲大祭之禘則不爲時祭之礿於秋爲大祭之祫則不爲時祭之嘗唯天子兼之雖爲禘祫不廢時祭今魯亦如天子之禮故言秋而則嘗謂爲祫復爲嘗鄭禘祫志云儒家之說禘祫通俗不同或云歲祫終禘或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鄭

傳夏禘
則不礿
秋祫則
不嘗無
十丈

駁異義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以禮
讖所云故作禘祫志考春秋禘祫之數定以為
三年祫五年禘毛氏之言禘祫唯此傳耳而不
辨禘祫年數或與鄭同也傳言夏禘秋祫則以
為禘在夏祫在秋鄭於禘祫志云周改先王夏
祭之名為礿故禘以夏先王祫於三時周人一
焉則宜以秋是從毛此說為禘在夏祫在秋也
諸侯禘則不礿祫則不嘗所以下天子也唯天
子兼之言魯禮亦如天子故云載嘗也傳之此

鄭於諸
侯禘祫
無明說

言無正文正以王制說先王之法云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言天子當祫之歲以春物未成犆礿而已於夏秋冬則爲祫復爲時祭也王制又云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其意言諸侯當祫之歲春則犆礿夏則祫而不禘秋冬乃爲時祭而復爲祫也先王之禮諸侯與天子不同明知周世諸侯亦當異於天子故知禘則不礿祫則不嘗鄭於諸侯禘祫更無明說亦當如此傳也

十一

鄭周禮楅衡爲一物此箋爲一物

楅衡謂設橫木於角用以楅之也牛故云設牛角以楅之也地官封人云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注云楅設於角衡設於鼻如椵狀如彼注楅衡別兩處設之此箋申傳言楅衡其牛角爲其觝觸人以楅衡爲一者無文故兩解也

十七

毛與先鄭犧尊羽飾王肅形如牛

犧尊之字春官司尊彝作獻尊鄭司農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

骨飾尊此傳言犧尊者沙羽飾與司農飾以翡
翠意同則皆讀爲沙傳言沙即娑之字也阮諶
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於尊腹之上
畫爲牛象之形王肅云將將盛美也大和中魯
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
牛爲尊然則象尊尊爲象形也王肅此言以二
尊形如牛象而背上負尊皆讀犧爲羲與毛鄭
義異未知孰是

二七 毛炰謂豚胾謂切肉大羹太古之羹

俎稱房故半體之俎曰大房

封人祭祀有毛炰之豚故知毛炰是豚彼注云
爓去其毛而炰之也胾謂切肉曲禮注云胾切
肉是也大羹謂大古之羹鉶羹謂盛之鉶器其
大羹則盛之於登以大爲名故不舉所盛之器
也大房與籩豆同文則是祭祀之器器之名房
者唯俎耳故知大房半體之俎明堂位曰俎有
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注云
梡斷木爲四足而已嶡謂中足爲橫距之象椇
謂曲橈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

堂房然是俎稱房也知是半體者周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饗則有殽烝如彼文次全烝謂全載牲體殽烝謂體解節折則房烝是半體可知此亦云房故知是半體之俎言禘郊乃有全烝則宗廟之祭唯房烝耳故舉大房而言也昏禮婦饋舅姑特豚合升側載注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是俎載半體之事也明堂位稱祀周公於大廟俎用梡嶡此云大房蓋魯公之廟用大房也

十五

載嘗傳

云郎嘗

嘗云始

嘗

[illegible]周公皇祖二人與皇祖后稷文異上下以周公皇祖之下即云白牡騂犅騂犅是魯公之牲故知皇祖謂伯禽也此皇祖之文在周公之下故以爲二人上文皇祖在后稷之上即后稷也嘗以禘祫之事於文不見不宜以載爲則故易之爲始以秋物新成始可嘗之故言始嘗也

[illegible]三壽作朋傳公以三卿爲友

老者尊稱天子謂父事之者爲三老公卿大夫謂

其家臣之長者稱老諸侯之國立三卿故知三壽即三卿也壽作朋者謂常得賢人偕公與之爲朋即伐木傳云國君友其賢臣是也

朱英綠縢二矛重弓

朱英矛飾二矛重弓備折壞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大國之賦千乘朱英矛飾也縢繩也重弓重於鬯中也箋云二矛重弓備折壞也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

以貝飾胄朱綅綴之三萬舉成數

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貝冑貝飾也朱
綅以朱綅綴之增增衆也箋云萬二千五百人
爲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
舉成數也烝進也徒進行增增然
疏千乘有七萬五千人與公徒三萬不合
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
乘今復其故也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
計魯方七百里爲車多矣而云千乘者坊記云
制國不過千乘然則地雖廣大以千乘爲限故

云大國之賦千乘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則是六軍矣與下公徒三萬數不合者二者事不同也禮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地官小司徒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鄉爲一軍此則出軍之當也天子六軍旣出六鄉則諸侯三軍出自三鄉下云公徒三萬自謂鄉之所出非此千乘之衆也此云公車千乘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

車也二者不同故數不相合所以必有二法者

聖王治國安不忘危故令所在皆有出軍之制

若從王伯之命則依國之大小出三軍二軍一軍若

其前敵不服用兵未已則盡其境內皆使從軍

故復有此計地出軍之法但鄉之出軍是正故

家出一人計地所出則非常故成出一車以其

非常故優之也

〔十八〕緑縢即小戎緄縢重弓即交韔二弓

清人云二矛重英故知朱英矛飾蓋絲纒而朱

染之以爲矛之英飾也小戎云竹閉緄縢傳曰緄繩縢約謂内弓於閉以繩束之此云縢繩者縢亦爲約之以繩非訓縢爲繩但傳詳彼而略此耳重弓謂内弓於鬯鬯中有二弓小戎云交韔二弓是其事也

乙八重弓二矛皆是備折壞

弓矛所用執一而已解其有二矛重弓之意故云備折壞也考工記云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則矛法自有二等此云二矛知非二等之矛

者以重弓是一弓而重之故知二弓亦一弓而有二俱是備折壞也弓有二等此當是曹弓何則考工記又云攻國之兵用短守國之兵用長此美其當戎狄懲荆舒則是征伐之明是曹弓而有二也

公徒三萬或二軍或三軍鄭兩解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皆夏官序文也舉成數者謂略其七千五百直言三萬耳如此箋以為僖公當時實有三軍矣荅臨碩云魯頌

公徒言三萬是三軍之大數又以此爲三軍者以周公受七百里之封明知當時從上公之制備三軍之數此敘云復周公之宇故此箋以三萬爲三軍言其復古制也又以凡舉大數皆舉所近者若是三萬七千五百大數可爲四萬此頌美僖公宜多大其事不應減退其數以爲三萬故答臨碩謂此爲二軍以其不安故兩解之也今以春秋撿之則僖公無三軍襄十一年經書作三軍明已前無三軍也昭五年又書舍中

軍若僖公有三軍則作之當書是也自文至襄復減爲二則舍亦當書也春秋之例以軍賦事重作舍皆書於僖公之世無作舍之文決知當時無三軍也鄭以周公伯禽之世舍有三軍僖公能復周公之宇遵伯禽之法故以三軍解之其實於時唯二軍耳

〔八四〕僖公時僅有伐楚事未見膺戎狄

傳膺當承止正義曰膺當釋詁文承者當待之義

箋懲艾至御之正義曰懲艾皆創艾故爲艾也僖

公之時齊桓為霸故知與齊桓公舉義兵也僖公之世用兵於戎狄荊舒者唯有僖公僖四年經書公會齊侯等侵蔡蔡潰遂伐楚楚一名荊羣舒又是楚之與國故連言荊舒其伐戎狄則無文唯十年經書齊侯許男伐北狄其時蓋魯使人助之帥賤兵少故不書或別有伐時經傳脫漏如伐淮夷之類

八 泰山在齊魯界言詹言龜蒙在魯言有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

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詹言至也龜
山也蒙山也荒有也箋云奄覆荒奄也大東極
東海邦近海之國也來同為同盟也率從相率
從於中國也魯侯謂僖公正義曰詹至釋詁文
春秋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謂龜山
之北田也論語說顓臾云昔者先王以為東蒙
主謂顓臾主蒙山也魯之境內有此二山故知
龜蒙是龜山蒙山也龜蒙今在魯地故言奄有
泰山則在齊魯之界故言所詹見其不全屬魯

也

六八 泰山在齊魯界故二國皆祭

禮祭法諸侯之祭山川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春秋僖三十一年不郊猶三望者公羊傳曰三望者何泰山河海鄭駁異義云晉者楚昭王曰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言境内所不及則不祭也魯則徐州地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以昭王之言魯之境界亦不及河則所望者海也岱山也淮也是之謂三望又王制云諸侯祭

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注云魯人祭泰山晉人
祭河是也是由魯境至於泰山故得望而祭之
禮器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
齊人亦祭泰山是泰山齊境亦及之矣由其泰山廣長
故二國皆以爲望也

[疏]僖公時東淮小國唯邾莒滕杞見盟會
當僖公之世東方淮夷小國見於盟會唯邾莒
滕杞而已其餘小國及淮夷同盟不見於經蓋
主會者不列之耳言莫不率從有從魯之嫌故

明相率從於中國以僖非盟主不得爲從會故
也

〇僖公非能服蠻貊言淮夷如蠻貊
禹貢徐州嶧陽孤桐謂嶧山之陽有桐木也鳧嶧
連文與龜蒙相類故知是鳧山嶧山也宅居僖
公之從齊桓唯能服淮夷耳非能服南夷之蠻
東夷之貊故知淮夷蠻貊謂淮夷如蠻貊之行
僖四年從齊桓伐楚而服之故言南夷謂荆楚
鄭志荅趙商云楚交中國而近南夷未甚夷行

故謂之夷也若順釋言文定本集注若順之上有諸順兩字

〔八〕常許魯南鄙西鄙鄭云許田嘗邑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

常許魯南鄙西鄙箋云純大也受福曰嘏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薛是與周公有嘗邑許田未聞也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

鄙謂邊邑朝宿之邑則采邑

春秋言伐我東鄙西鄙者皆謂伐其邊邑故月
令注云鄙界上之邑常爲南鄙許爲西鄙或當有
所依據書傳無文故箋易之許許田也魯朝宿
之邑也諸侯有大德受采邑於京師爲將朝而
宿焉謂之朝宿之邑魯以周公之故成王賜之
許田春秋之時魯不朝周邑無所用而許田近
於鄭與國鄭有枋田地勢之便而與鄭易之桓元
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公羊傳曰許田者何魯朝
宿之邑也彼以近許繫許則非魯之鄙邑故箋

春秋無傳復許田嘗皆無文

言此以易傳也桓公以許與鄭僖公父得居之故美其能復周公之宇也春秋於僖公之世不書許田蓋經傳闕漏故無其事也既以許為朝宿而常邑無文故推本其事言常字詩本或有作嘗字者許邑事見春秋嘗則無文故云周公有嘗邑所由未聞也鄭云嘗邑在薛之傍亦無明文故又自言其說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以其居薛邑而號孟嘗君則嘗在薛傍共為一地也孟嘗君者姓田名文

二九 僖公治路寢新廟奚斯屬功課章程

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桷榱也舄大貌路寢正寢也新廟閔公廟也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箋云孔甚碩大也奕奕佼美也脩舊曰新所新者姜嫄廟也僖公承衰亂之政脩周公伯禽之教故治正寢上新姜嫄之廟姜嫄之廟廟之先也奚斯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至文公之時大室屋壞

三九 新廟奕奕傳閔公箋姜嫄

毛以為僖公威德遠及國内咸宜其乃命彼賢臣
脩造寢廟取彼徂來山上之松新甫山上之栢
於是斬斷之於是量度之其度之也於是用八
尺之尋於是用十寸之尺既量其材乃用松為
桷有舃然而大作為君之正寢甚寬大又新作
閟公之廟奕奕然廣大鄭唯以新廟為姜嫄之
廟

【疏】王肅以新廟為閔公廟

王肅云僖公以庶兄後閔公為之立廟奕奕盛

大美其作之中禮能自儉而崇大宗廟是申誥

毛義閟二年慶父出奔𦶜左傳文蓋名魚而字

奚斯

毛詩要義卷第二十上

毛詩要義卷第二十

一 鄭以湯取契封商爲代

商頌譜商者契所封之地有娀氏之女名簡狄者吞乙卯而生契契堯之末年舜舉爲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而封之正義曰本紀稱帝舜封契於商者長發箋云堯封之於商爲小國舜之末年益其土地爲大國是舜亦封之故歸之舜也商者成湯一代之大號而此云商者契所封之地則鄭以湯取契之所封以爲代號也服虔王

肅則不然襄九年左傳曰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服虔云商丘地名相土契之孫因之者代閼伯之後居商丘湯以爲號又書序王肅注云契孫相土居商丘故湯因以爲國號而鄭玄以爲由契封商者契之封商見於書傳史記中候其文甚明經典之言商者皆單謂之商未有稱爲商丘者又相土居商丘以後不恒厥邑相土之於殷室雖是先公後者譬之於周則公劉之儔耳既非湯功所起又非王迹所因何當取其

居以爲代號也商之有契猶周之有稷成湯[illegible]
商爲代號文王未以邰爲代號者自契至湯雖
則八遷而國號不改商名未易成湯以商受命
故當以商爲號周即處邰處豳國名屢易大王
來居周地其國始名曰周文王以周受命當以
周爲號不得遠取邰也若然湯在亳地受命不
以亳爲代號而禮記郊特牲云亳社北牖三
十年左傳云鳥鳴于亳社皆謂殷之國之社也
謂之亳社者禮存亡國之社以爲戒[illegible]亳湯所

三　商經稱　書盤庚　詩稱殷　兼稱殷　商

居地故指地而言以殷紂無道喪滅湯之所居欲使諸侯觀之思自保固故不舉代號而指亳社也亳是湯之所居耳及紂滅之時則在朝歌非復亳也成湯之初以商爲號及盤庚遷於殷以後或呼爲殷故書序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注云商家改號曰殷玄鳥云殷受命咸宜殷武云撻彼殷武是其兼稱殷也雖或稱殷不是全改商號故大明云殷商之旅蕩云咨汝殷商皆取前後二號而雙言之是其不全改也

【四】諒闇轉作梁闇楣謂之梁闇即廬

武丁爲太子時殷道衰爲其父小乙將師役於外與小人之故言知其憂樂也作起也諒闇轉作梁闇楣謂之梁闇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之禮居凶廬柱楣不言政事

【五】微子封宋後商即閼伯故地

商德之壞武王伐紂乃以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封紂兄微子啓爲宋公代武庚爲商後正義曰昭元年左傳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

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
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
辰爲商星襄九年左傳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
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
大火以此言之是宋居閼伯故地故漢書地理
志云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本陶唐氏
火正閼伯之墟鄭取其言以爲説也

六宋封域東至泗濱西至盟豬

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

正義曰禹貢徐州云泗濱浮磬豫州云導菏澤被盟豬地理志云盟豬澤在梁國睢陽東北是盟豬在豫州地理志云宋地今之梁國沛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都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據時驗之是宋之封域東至泗濱西至盟豬也

七 商禮樂之散正考父得頌十二篇

自後政衰散亡商之禮樂七世至戴公時當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歸以祀其先王正義曰微子為商

之後得行殷之禮樂明時商頌皆在宋矣於後不具明是政衰而失之耶序云微子至於戴公其閒禮樂廢壞是散亡商之禮樂也史記宋世家云微子啓卒弟仲衍立卒子宋公稽立卒子丁公申立卒子湣公共立卒弟煬公熙立湣公子鮒祀殺煬公而自立是爲厲公卒子釐公舉立卒子惠公覵立卒子哀公立卒子戴公立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除二及餘八君是微子之後七世至戴公也世家又云惠公四年周宣王

民伐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考校
其年宣王以戴公十八年崩是戴公當宣王時
也正考父考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
以那爲首魯語文也韋昭云名頌頌之美者然
則言校者宋之禮樂雖則亡散猶有此詩之本
考父恐其舛謬故就太師校之也

八 夏詩已泯夫子録周商魯以備三頌

孔子録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
頌著爲後王之義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是

矣正義曰王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天三統夏之篇章既已泯棄唯有商頌而已孔子既録魯頌同之二王之後乃復取商頌列之以備三頌

○宋無變風時王所客不陳其詩

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録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也正義曰巡守之陳詩者以觀民之好惡示有刺責則貶黜之是有大罪亦當如魯衛所云侯伯監之行人書

之不得全無貶黜故春秋之時杞爲伯爵是其
爲時王所黜也

〔十〕周用六代樂故太師有商頌

又問曰周大師何由得商頌曰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正義曰以周用六代之樂樂章固當存之故得有商頌也然則自夏以上周人亦存其樂而得無其詩者或本自不作或有而滅亡故也此商頌五篇自是商世之書由宋而後得存故鄭爲譜因商而又序宋也

〔十一〕正考甫至孔子七世頌又失七篇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
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爲

首禮樂廢壞者君怠慢於爲政不脩祭祀朝聘養賢待賓之事有司忘其禮之儀制樂師失其聲之曲折由是散亡也自正考甫至孔子之時又無七篇矣正考甫孔子之先也其祖弗甫何以有宋而授厲公

【二十】自殷以上未有謚生名死即爲謚殷本紀云主癸生天乙是爲成湯案中候雒予命云天乙在亳注云天乙湯名是鄭以湯之名爲天乙也則成湯非復名也周書謚法者周公

所爲禮記檀弓云死謚周道也斯則自殷以上未
有謚法葢生爲其號死因爲謚耳謚法安民立
政曰成除殘去虐曰湯葢以天乙有此行故號
曰成湯也長發稱武王載旆又呼湯爲武王者
以其伐桀革命成就武功故以武名之非其號
謚也

三十 知孔子時亡七篇以子夏序唯五
知孔子之時七篇已亡者以其考甫校之太師
歸以祀其先王則非煩重蕪穢不是可棄者也

而子夏作序巳無七篇

四十 世本序孔子之世

世本云宋湣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甫正考甫生孔父嘉爲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其子木金父木金父降爲士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爲華氏所偪奔魯爲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則正考甫是孔子七世之祖故云孔子之先也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昭七年傳

傳文也服虔云弗父何宋湣公世子厲公之兄
以有宋言湣公之適嗣當有宋國而讓與弟厲
公也宋世家稱厲公殺煬公而自立傳言弗父
何授之者何是湣公世子父卒當立而煬公篡
之蓋厲公旣殺煬公將立弗父何而何讓與厲
公也

【詁】置我鞉鼓毛不改字鄭讀曰植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猗歎辭那多也鞉鼓樂之
所成也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箋云

置讀曰植植鞉鼓者爲楹貫而樹之美湯受命伐桀定天下而作濩樂故歎之多其改夏之制乃始植我殷家之樂鞉與鼓也鞉雖不植貫而搖之亦植之類

十六 烈祖爲湯湯爲上祖湯孫爲太甲爲湯得變異

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衎樂也烈祖湯有功烈之祖也假大也箋云奏鼓堂下之樂也烈祖湯也湯孫太甲也假升綏安也以金奏堂下諸縣其聲和大簡簡然以樂我功

烈之祖成湯湯孫太甲又奏於堂之樂弦歌之

乃安我心所思而成之神明來格也禮記曰齊

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

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

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

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

聲此之謂思成

七十 毛鄭釋祖孫異容助神格大意同

毛以爲成湯崩後祀於其廟詩人美湯功業深

而歎之曰猗與湯之功亦甚多而能制作濩樂植立我殷家鞉與鼓也既立一代之樂用之以祭其先其祭之時廟中奏此鞉鼓其聲簡簡然而和大也以樂我有功烈之祖湯之上祖有功烈者謂契冥相土之屬也既以樂祭祖而德當神明故更述湯功美其奏樂言湯之能為人子孫也於此之時有王者之後及諸侯來助湯祭我有嘉善之賓客矣其助祭也豈亦不夷悅而懌乎嘉賓所以來顧念我此孫烝嘗之時祭者

正以湯爲人之子孫亦有顯大之德所致也又
湯能制作禮樂美爲子孫嘉客助祭鬼神降福
故陳其功德以歌頌之也鄭以奏鼓以下皆述
湯孫祭湯之事烈祖正謂成湯是殷家有功烈
之祖也湯孫奏假謂太甲奏升堂之樂綏我思
成謂神明來格安我所思得成也於赫湯孫美
太甲之盛顧予烝嘗謂嘉客念太甲之祭湯孫
之將言來爲扶助太甲唯此爲異其文義略同

八十 大護樂曲見呂春秋鞉如鼓而小

呂氏春秋仲夏紀云殷湯即位夏爲無道暴虐
萬民湯於是率六州以討桀之罪乃命伊尹作
爲大護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高誘注
云大護晨露九招六列皆樂名也是成湯作護
樂之事也晨露九招六列之樂蓋大護之樂別
曲名也又解鞉亦稱植之意鞉雖不植以木貫
而播之亦植之類故與鼓同言植也春官小師
注云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傍耳還自擊是
鞉之狀也

十九 思成五事先粗後精

所引禮記祭義文也致思之深想若聞見覩其有所成故引以證之此之謂思成也所思五事先思居處後思樂嗜若先粗而後精自身外而入內也居處指身之所笑語貌之所發此皆目所可見是外之粗者在內有常理可測度者志意也在內無常緣物而動者樂嗜出內事難測深思然後及之

十二 祭無尸則有出戶無尸謂無孫列

祭之日所以得有出戶而聽者稜注云周旋出戶謂設薦時也無戶者闔戶若食閒則有出戶而聽之是由無戶者有闔戶出聽之事也古之祭者莫不以孫行者爲尸而得有無尸者士虞記云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注云無尸謂無孫列可使者也是祭有無尸者故作記者言及之也

【一六】秋成律呂數短故玉聲清

玉聲必清故云聲之清者解其別言依磬之意

疏
也象萬物之成者以秋天是萬物成就之時其
靜非樂律呂數短聲調皆清鐘鼓磬管同爲樂器磬非
之主而樂之主而亞石鼓磬管和平來依磬聲明此異於常
鼓管依磬非石磬也皐陶謨云戛擊鳴球謂玉磬也成
聲謂玉二年左傳齊人賂晉以玉磬是古人以玉爲磬
磬也故玉磬尊故異言之

三九 食嘗無樂此有樂直取嘗爲韻

郊特牲云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故春禘而秋
嘗注禘當爲礿字之誤也王制云春礿夏禘鄭

十四 引王制夏殷以正特牲之文則特牲所云食嘗

凡異於無樂當是夏殷禮矣此云烝嘗則是秋冬之祭

周法者而上句盛陳聲樂者此經所陳總論四時之祭

則推非獨為秋冬發文直取烝嘗之言為韻其継使嘗

殷實無樂而礿禘有之故得言其聲樂也且禮文

殘缺鄭以異於周法者便即推為夏殷未必食

嘗無樂非夏禮也

十五 謂宗以時毀謂宗無常不毀各一說

祖

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不毀其廟故異義詩魯

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案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鄭從而不駮明亦以爲不毀也非徒六廟而已鄭言殷六廟者據其正者而言也禮稽命徵曰殷五廟至于子孫六注云契爲始祖湯爲受命王各立其廟與親廟四故六是此六者決定不毀故鄭據之以爲殷立六廟至于中興之主有德則宗宗既無常數

亦不定故鄭不數二宗之廟也

六二 祀中宗而述湯功云湯孫本其所自

毛以為中宗崩後子孫祀之中宗之有天下乃由成湯創業作者述成湯之功言其福流於後故言嗟嗟乎我功烈之祖成湯也中宗既有此業故今祀之既載清酒於樽酌以祼獻以其誠敬之故神明賜之我所思而得成亦謂萬福來宜天下和平也其祭之時非直羣臣而已亦有鄉來也此祭中宗而引湯善為子孫者以湯是

商家王業之所起故歸功於湯鄭以賚我思成

謂神靈來至我孝子所思得成也鬷假無言謂

揔集升堂皆無言語也以假以享謂來朝升堂

獻國之所有也來假謂諸侯來升堂獻酒來饗

謂神來歆饗之湯孫之將正謂此時設祭之君

諸侯來扶助之然則此時祭者當是中宗子孫

而云湯孫者中宗之饗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

之雖中宗子孫亦是湯遠孫故亦得言湯孫也

唯此爲異其文義略同

七二 先祖賚我思之所欲成清酒清酤同

賚賜皆釋詁文也言賜我思成者王肅云先祖賜我思之所欲成也知酤是酒者以此說祭事而云既載清酤文與旱麓清酒既載事同

八二 祼用鬱鬯鄭云清酒蓋詩舉大綱

案禮言周法祼用鬱鬯殷禮雖則不明其祼亦應用鬱鬯而云用酒以祼獻者鬱鬯釀秬為酒築鬱金草和之而已據而言之亦是酒也詩人所述舉其大綱非如記事立制由辯酒齊之異等

約軝錯 采 轂金 錯衡 之車

酤之言可兼祼獻之用故鄭並舉祼獻以充之

此 鄭禮注鸞在衡此注在鑣不敢質

軝者長轂之名約謂以絲色纏約之故云約軝轂飾也采芑言約軝錯衡文與此同傳云朱而約之則此亦當以皮纏約而朱漆之也鄭於秦風駟驖之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禮記注云鸞在衡則鄭以乘車之鸞必在衡而此云鸞在鑣者以鸞之所在經無正文而殷周或異故從舊說以爲在鑣以示不敢質也言篆轂金飾者

考工記云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注云篆轂約也
容轂者治轂爲之形容彼言篆轂即此約軝故
言諸侯來助祭者乗篆轂金飾錯衡之車也知
金飾者以采芑約軝錯衡與輅車有軝連文軝
赤貌

述 此湯孫毛王亦以爲湯爲人子孫

此祭中宗在中宗崩後當是中宗子孫而云湯
孫故知本之傳於上篇以湯孫爲湯爲人子孫
則此亦當然祭中宗而美湯之爲人子孫者王

箋云祭中宗而引湯者本王業之所起也

〔二三〕玄鳥祀高宗鄭云祀當作祫

玄鳥祀高宗也祀當爲祫祫合也高宗殷王武丁崩而始合祭於契之廟歌是詩焉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大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

〔二三〕鄭既改祀爲祫又云此崩後初祫非常祫

禮三年喪畢祫於太祖之廟以新崩之主序於

昭穆此高宗崩喪畢之後新與群廟之主始合祭於契之廟故詩人因此祫祭之後乃述叙其事而歌作詩焉鄭駁異義云三年一祫百王通義則殷之祫祭三年一爲而必知此崩而始祫者以序云祫高宗也若是三年常祫則毁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使徧及先祖不獨主於高宗今序言祫高宗明是爲高宗而作祫故知是崩後初祫於契之廟

禘祫疏數無文鄭以春秋推之

大宗伯及王制之注皆云魯禮三年喪畢祫於
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
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彼二注其言與此
正同而云魯禮則此云古者君喪以下謂魯禮也
其文及禮注所言禘祫疏數經無正文故鄭作
魯禮禘祫志以推之其略云魯莊公以其三十
二年秋八月薨閔二年五月而吉禘此時慶父
使賊殺子般之後閔公心懼於難務自尊成以
厭其禍至二年春其間有閏二十一月而除喪

夏四月則祫又即以五月禘比月大祭故譏其
速譏其速者明當異歲也經獨言吉禘於莊公
閔公之服凡二十一月於禮少四月又不禫無
恩也魯閔公二年秋八月公薨僖二年除喪而
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乃五年再殷祭六年祫故
八年禘經曰秋七月禘於大廟用致夫人然致
夫人自有禮因禘事而致哀姜故譏焉魯僖公
以其三十三年冬十二月薨文二年秋八月祫
僖薨至此而除間有閏積二十一月從閔除喪

不禫故明月即祫經云八月丁卯大事於大廟躋僖公僖公之服亦少四月不刺者有因也魯文公以其十八年春二月薨宣二年除喪而祫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與僖爲之同六年祫故八年禘經曰夏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於垂説者以爲有事謂禘爲仲遂卒張本故畧之言有事耳魯昭公十一年夏五月夫人歸氏薨十二年夏五月大祥七月而禫公會劉子及諸侯於平丘公不得志八月歸不

又祫冬公如晉明十四年春歸乃祫故十五年
春乃禘經曰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宫傳曰禘於
武公及二十五年傳將禘於襄公此則十八年
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二十五年禘於玆明
矣儒家之說禘祫也通俗不同學者競傳其聞
是用訩訩爭論從數百年來矣竊念春秋者書
天子諸侯中失之事得禮則善違禮則譏可以
發起是非故據而述焉從其禘祫之先後考其
疏數之所由而粗記注焉魯禮三年之喪畢則

祫於大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僖也宣也八年皆有禘祫祭則公羊傳所云五年而再殷祭祫在六年明矣明堂位曰魯王禮也以相準況可知也此是鄭君考校魯禮禘祫疏數之事也閔二年五月吉禘於莊公即是春秋之經而於禘之前經無祫事鄭知四月祫者以文二年經書大事於大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祫也彼是除喪而祫則知閔之吉禘之前亦當先有祫祭於祫所以不譏者以時有慶父之難君子原情免之但

爲祫足以成尊不假更復爲禘而五月又禘故
譏之而書吉禘也譏之言吉則是未應從吉故
知明當異歲也且五年而再殷祭乃是公羊傳
文後禘去前禘當五年矣僖也宣也皆八年有
禘明知前禘當在三年矣文公以二年祫祭祫
在除喪之年禘宜在一年是其與祫當異歲也
鄭以春秋上下考校知其必然故此箋及禮注
皆爲定解仍恐後學致惑故又作志以明之如
志之言五年再殷祭先祫後禘而止云一禘一

[illegible]

箋喪

畢先禘

後祫與

箋

云

祫先言禘若從其文便無義例也春秋謂吉之大事指謂文二年大祫祭之事亘其禘則春秋或謂之禘或云有事皆不言大事僖宣八年之經是也此箋或云吉者君喪三年喪畢禘於其廟而後祫於太祖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者其文誤也何則禮注及志皆無此言則此不當獨有也定本亦無此文

六五 毛謂玄鳥至祈禖生契故今推本言之

毛以爲契母簡狄於春分玄鳥至日祈於高禖

而生契封商後世有此殷國今以高宗有國本
而美之言上天命此玄鳥使下而生此商國故
契之子孫得居此殷土其國境廣大芒芒然即
揔言天命生商又指陳商興之節古之天帝命
有威武之德者成湯令長有彼四方之國謂爲
之君長有其土地天旣命成湯爲長又令四方
歸之方方命其諸侯之君使歸成湯故得同有
此九州之民也成湯旣受天命子孫又能循之
商之先君受天之命年世延長所以不至危殆

者在此高宗武丁善爲人之孫子也此武丁爲
人之孫子行其先祖武德之王道威德盛大無
所不勝任之也故於此祀高宗也乃有諸侯建
龍旂者十乘來助殷祭於祭之時有大黍稷之
食此諸侯於是奉承而進之言高宗澤及天下
故子孫祭之得萬國之歡心也高宗前世殷政
衰微又述高宗能興之狀殷之邦畿之内地方
千里維是民之所安止矣然後始有彼四海言
高宗爲政先安畿内之民後四海之國以爲巳

有由此能有彼四海故四海諸侯莫不來至其來至也祁祁然數甚衆多此衆多諸侯其辭皆云殷王之政甚大均矣維如河之潤物然言其無不霑及也成湯既受天命子孫克循其道則殷之受命皆得其宜故百衆福祿於是宜擔負之高宗興殷之道能爲四海所慶故因其祀也述而歌之鄭以爲簡狄吞鳦卵生契故言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也正域彼四方言長有邦域爲政於四方又以奄爲覆言覆有九州爲之王也又受命

不殆在武丁孫子謂行之不懈怠者在武丁之孫子言高宗興湯之功法度著明以教戒後世子孫行之不懈怠也武王靡不勝謂武丁孫子有武功有王德者於天下無所不勝由高宗功被後世故子孫能服天下也兆域彼四海謂正天下之經界爲營兆境域以至於彼四海也景云維何言諸侯大至所言維云何乎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即其言之所云也唯此爲異餘文義略同

玄鳥降有祀禖之禮毛不信讖

正義曰釋鳥云燕燕鳦也色玄故又名爲玄鳥毛氏不信讖緯以天無命鳥生人之理而月令仲春云是月也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則玄鳥降日有祀郊禖之禮也大戴禮帝係篇說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云有娀氏女簡狄則契爲高辛之子簡狄高辛之妃而云玄鳥至生商則是以玄鳥至日祈而得之也故以爲春分玄鳥降湯

之先祖簡狄祈郊禖而生契也玄鳥以春分而
至氣候之常非天命之使生契鄭以中候契握
云玄鳥翔水遺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此二
文及諸緯候言吞鳦生契者多矣故鄭據之以
易傳也

【九三】皇甫謐有三亳鄭以爲尸鄉
書序云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又云盤
庚五遷將治亳殷於湯言居亳於盤庚言亳殷則
殷是亳地之小別名故知湯是亳之殷地而受

之也自契至湯八遷者皇甫謐云史失其傳故不得詳是八遷地名不可知也其亳地在河洛之間書序注云今屬河南偃師地理志河南郡有偃師縣有尸鄉殷湯所都也皇甫謐云學者咸以爲亳在河洛之閒今河南偃師西二十里有尸鄉亭是也謐考之事實失其正也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鄰案地理志葛今梁國寧陵之葛鄉是也湯地七十里耳葛伯不祀湯使亳衆爲之耕有童子餉食葛伯奪而殺之古文仲虺

之語曰湯征自葛始計寧陵去偃師八百里而
使亳衆爲耕有童子有餉食非其理也今梁國
自有二亳也南亳在穀熟之地北亳在蒙地非
偃師也書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即偃師是
也然則殷有三亳二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間穀
熟爲南亳即湯都也蒙爲北亳即景亳是湯所
受命地偃師爲西亳即盤庚所徙者也立政之
篇曰三亳阪尹是也如謐之言非無理矣鄭公
以亳爲尸鄉者以地理志言尸鄉爲殷湯所都

是舊說爲然故從之也且中候洛予命云天乙
在亳東觀於洛若亳在梁國則居於洛東不得
東觀於洛也所言三亳阪尹謂其君在阪謐之
所言三亳其地非皆有阪故立政注云三亳者
湯舊都之民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云阪尹蓋
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也是鄭以三亳爲分亳
民於三處非三處有亳地也杜預以京亳爲周
地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說即偃師也漢書
音義曰臣瓚案湯居亳今濟陰薄縣是也今

四

鄭分亳八爲三顧璜文本一說

有湯冢己氏有伊尹冢皆相近又以亳爲濟陰薄縣以其經無正文故各爲異說地名變易難得而詳也孟子稱湯以七十里有天下則湯之初國猶尚小耳言曰以廣大芒芒然謂至湯身而漸大也又解將述成湯而遠言契意以湯之受命由契之功故本其天意而言契之初生也

一四

建龍旂承大糦言諸侯來助祭

大糦是承謂奉承助祭之粢盛唯黍稷耳糦字從米故知是黍稷也乃有諸侯建龍旂者十

諸侯建龍旂入王門則乘墨車

秉奉承黍稷而進之殷禮既亡無可案據若以周法言之則謂諸侯乘墨車建龍旂入天子之門至祭時奉黍稷之饌以助祭也覲禮曰侯氏裨冕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注云墨車大夫制也乘之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與王同交龍為旂諸侯所建是入天子之門乘墨車也其在道路則隨其尊卑故覲禮記云偏駕不入王門注云在傍與已同曰偏駕同姓金輅異姓象輅四衛革輅蕃國木輅駕之與王同謂之偏

【四三】 言十乘 鄭謂二 王後與 八州大 國 長發

駕不入王門者乘異車以朝偏駕之車舍於館
矣是未入於王門駕不入王門者則所駕之車
隨其尊卑其建龍旂則終始同也又解諸侯衆
多獨言十乘之意謂二王之後與八州之六國
故十也八州大國謂州牧也諸侯當以服數來
朝而得十乘並至者舉其有十乘耳未必同時
至也或者王不巡守之歲則諸侯並時來朝四
時更來則一年之間而十乘俱至也

【四】祭之名禘者多鄭以長發為郊天

正義曰祭法云殷人禘嚳而郊冥注云禘謂冬至祭天於圜丘則圜丘之祭名爲禘也又王制及祭統言四時祭名春礿夏禘秋嘗冬烝注云蓋夏殷制則殷之夏祭宗廟亦名禘也又鄭駮異義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以爲禮讖云殷之五年殷祭名亦名禘也然則祭之名禘者多矣而知此大禘爲郊祭天者以冬至爲祭乃是天皇大帝神之最尊者也爲萬物之所宗人神之所生非於別代異姓曲有感助經稱帝立子生

鄭意郊祭感生帝圜丘祀昊天上帝

商謂感生之帝非天皇大帝也且周頌所謂感
神不與皆無圜丘之祭殷人何獨捨其感生之
帝而遠述昊天上帝乎以此知非圜丘之禘也
時祭所及親廟與大祖而已而此經歷言玄王
相土非時祭所及又非宗廟夏禘也五年殷禘
鄭以禘祫志推之以為禘祭各就其廟今此篇
上述商國所興之由歷陳前世有功之祖非是
各就其廟之言以此又知非五年殷祭之禘也
彼諸禘者皆非此篇之義故知此云大禘唯是

郊祭天耳

【疏】推禹以明契又言有娀立子生商之始

毛以為有深智者維我商家之德也昔在前世

久發見其禎祥矣其祥之見在何時乎往者唐

堯之末有水芒芒然有大禹者敷廣下土以正

四方京師之外大國於是畫其疆境令使中國

廣大均平既已長遠矣於是時契已佐禹是其

禎祥久見也又說商興之由有娀氏之女方欲

長大之時天為之生立其子而使之生商謂上

天祐契使賢而生有商國也鄭以隕爲圓言中
國廣大而圓周也有娀方將謂有娀之國方始
廣大黑帝憑依簡狄使之有子立其子使生商
國其文義略同

四七 有娀契母婦人以姓爲字餘同上

有娀契母之姓婦人以姓爲字故云有娀契母
也將大釋詁文謂契母方成大之時天爲生立
其子商者成湯王天下一代之大號此商之有
天下其本由契而來故言契生商也詩言商興

所由上須言契而已上句乃述禹敷下土者以契禹俱事帝舜皆有大功故將欲論契先言洪水也

〔四八〕鄭意推有娀以頌簡狄猶大明言摯莘有娀是簡狄國名非簡狄之身言有娀方將不得爲簡狄長大故以爲禹敷下土之時有娀氏之國亦始廣大也有娀氏國之大小非復商家之事而言及之者君子言人之美務欲加之因其國實廣大見簡狄爲大國之女猶大明之篇

言摯辛也

【疏】鄭以承黑帝而立子故謂契玄王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玄王契也桓大撥治履禮也箋云承黑帝而立子故謂契爲玄王遂猶偏也發行也玄王廣大其政治始堯封之商爲小國舜之末年乃益其土地爲大國皆能達其教令使其民循禮不得踰越乃偏省視之教令則盡行也上言有娀生子此句即言玄王故知玄王即契也且

玄王猶
后稷不
契以王
祖稱王
非追號

國語云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玄王爲契明矣
箋以契不爲王玄又非謚解其稱玄王之意玄
黑色之別以其承黑帝立子故謂契爲玄王也
以湯有天下而稱王契即湯之始祖亦以王言
之尚書武成云昔先王后稷國語亦云昔我先
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韋昭云周之禘祫文
武不先不窋故通謂之王商頌亦以契爲玄王
是其爲王之祖故呼爲王非追號爲王
【疏】鄭云相土爲王官之伯王肅云爲司馬

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相土契孫也烈烈威也箋

云截整齊也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爲

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威武之盛烈烈然四

海之外率服截然整齊正義僖四年左傳稱

說太公爲王官之伯但云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

夾輔周室是王官之伯分主東西則威加一面

而已而云四海者不知所主何方故摠舉四海

言之截然整齊謂守其所職不敢內侵外畔也

王肅云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截然整齊而治

言有烈烈之威則相土在夏爲司馬之職掌征
伐也說春秋者亦以太公爲司馬之官故得征
五侯九伯與鄭異也

【三五】帝命至于湯齊言自契以後漸大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至湯與天心齊箋云帝命
不違者天之所以命契之事世世行之其德浸
大至於湯而當人心正義曰言至湯者謂從契而至
湯也自契以後雖則不違天命未能齊於天心至湯
而與之齊以爲漸大之意也言帝命即云湯齊

【正】禮注云詩讀爲湯躋言三家有讀

故知湯所與齊唯天心耳且如稱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此之謂也傳以此爲湯齊甚分明而孔子閒居注云詩讀湯齊爲湯躋者言三家詩有讀爲躋者也契無受命之事矣而云天命契者正謂授以上智之性使之佐舜有功建國於商德垂後裔是天所以命契之事也湯以孤聖獨與父祖未有王迹而云其德寖大者以言至於湯齊又爲漸高之勢

【正】鄭以降不遲爲待下疾照假遲遲爲敺下舒

湯爲天子而云湯降故知下者是下士尊賢也晉語宋公孫固說公子重耳之德引此詩乃云降有禮之謂也是亦以此爲下賢也寛暇天下之人謂不責人所不能馭之舒緩也待士則疾馭下則舒言其急於己而緩於人也

【疏】湯受玉爲下國表章

毛以爲上言用事九圍此言用事之實湯之用事也受小球玉謂尺二寸之鎮圭也大球玉謂三尺之珽也受此二王以作天子爲下國諸侯

之表章能荷負天之美譽也又述湯之行能致美譽之由湯之性行不爭競不急躁不太剛猛不大柔弱舉事皆得其中敷陳政教則優優而和美以此之故百衆之祿於是聚而歸之福祿聚歸能荷之也鄭唯下國綴旒爲異言湯受二王與諸侯而會同諸侯心繫天子如旌旗之旒綴著於縿餘同

七四 鄭謂結定諸侯之心如旒公羊作贅旒

內則云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是綴爲連結之

義也又襄十六年公羊云君若贅旒然言諸侯
反繫屬於大夫也此言綴旒文與彼同明以旌
旗爲喻故易傳以綴猶結也旒爲旌旗之垂也
秋官大行人及考工記說旌旗之事皆云九旒
七旒爾雅說旌旗云練旒九是旌旗垂者名爲
旒也

【八十】苞有三蘖莫能遂達故九截歸湯

毛以爲上言成湯進勇此述爲勇之事有武功
有王德之成湯載其旌旗以出征伐又能固執

其鉞志在誅殺有罪其威勢嚴猛如火之炎[illegible]烈烈然曾無於我成湯敢遏之者又述成湯得衆之由先代既滅封其支子爲王者之後猶樹木既斬其根本更有蘖生之條言夏桀與二王之後根本之上有三種蘖餘承藉雖重必無德行莫有能以申遂天意者莫能以德自達於天者天下諸國無所歸依故九州諸侯截然齊整一而歸湯也九州諸國既盡歸湯唯有韋顧昆吾黨桀爲惡成湯於是恭行天罰韋顧二國既

已伐之又伐昆吾之與夏桀群惡既盡天下廓
清成湯於是乃即眞爲天子鄭唯以苞爲豐言
天豐有三正之餘使爲大國而不能遂達故
九州歸湯餘同

九　苞謂本蘖謂餘當時二王後及夏桀

傳苞本蘖餘正義曰易稱繫于苞桑謂桑本故
以苞爲本盤庚云若顛木之有由蘖謂本根已
傾更生枝餘故云蘖餘也言本有三蘖謂上世
受命創基之君爲之本當時二王之後及今夏

[illegible]
亦顧言
伐昆吾桀
不言伐

桀是其餘也其意與孫炎言三正之後亦同云豐有三蘖蘖者樹木於根本之上更生枝餘之名則知三蘖皆謂帝王之後也郊特牲稱王者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則是先代有二與今王而三也

六 昆吾豕韋顧溫當桀湯伐之

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又歷數之己姓昆吾顧溫彭姓豕韋則商滅之矣故知韋即豕韋彭姓也顧與昆吾皆己姓也鄭語又云豕韋爲商伯

以上句互發

六二

言桀同以乙卯言桀實放而不誅

此已滅之文得爲商伯者成湯伐之不滅其國故子孫得更興爲伯也爲湯所伐明與桀同心故知三國黨於桀惡昆吾夏桀文在既伐之下故知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昆吾與桀亦是成湯伐之而不言伐者以上句言既伐足明下句亦是伐作文之體句有所施以其足相發明不須更言伐也禮器云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則桀放而不誅而云同時誅者對則誅放有異散文則放之遠方亦爲誅也昭十

八年左傳云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長弘

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言昆

吾以乙卯日亡昆吾與桀同日誅則桀亦以乙

卯日亡也故檀弓注云桀以乙卯亡則亡日必

是乙卯未知何月也

三六 中世咸業天命而子之降生卿士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葉世

也業危也箋云中世謂相土也震猶威也相土

始有征伐之威以為子孫討惡之業湯遵而興

之信也天命而子之下予之卿士謂生賢佐也
春秋傳曰長君之震師徒撓敗
六四　阿保皆公官此言卿士三公兼
君奭曰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
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格于上帝注云伊
尹名摯湯以爲阿衡至太甲改曰保衡阿衡保
衡皆公官然則伊尹摯阿衡保衡一人也彼注
阿衡爲公官此言卿士者三公兼卿士也
六五　毛鄭數之武下同惟湯孫爲湯爲太甲異

毛以為撻然而疾者彼殷王之武丁也又言其疾之意乃能奮揚其威武往伐荆楚之國深入其險阻之内聚荆國之人衆俘虜而以歸也既伐楚克之則無往不服有截然而整齊者其高宗往伐之勲所是高宗之功乃湯之為人子孫之業也美高宗之伐與湯同也鄭以罙為冒又以湯孫之緒為太甲之等功業高宗之功與太甲之等同也餘同

荆州名楚國名

荆是州名楚是國名故云荆州之楚也周有天
下始封熊繹爲楚子於武丁之世不知楚君何
人也
七 荆楚叛湯責以氐羌之不如
一八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
氐羌漢 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鄉所也箋云氐
世猶存 羌夷狄國在西方者也享獻也世見曰王維女
在秦隴 楚國近在荆州之域居中國之南方而背叛乎
西 成湯之時乃氐羌遠夷之國來獻來見曰商

是吾常君也此所用貢賦之義玄乃遠夷之下

如箋氏羌至不如正義曰氏羌之種漢世仍存

其居在秦隴之西

六九 鄭以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為萬里

臯陶謨云禹曰予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

五千注云荒奄也奄大九州四海之土敷土既

畢廣輪五服而成之至於面各五千里四面相

距為萬里堯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四

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禹所弼五服之

殘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焉又
禹貢云五百里甸服每言五百里一服者是堯
舊服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禹所
弼之殘數也堯之五服服五百里耳禹平水土
之後每服更以五百里輔之是五服服別千里
故一面而為差至於五千也賈逵馬融之說尚
書云甸服之外每百里為差所納總銍結粟米
者是甸服之外特為此數其侯服之外每言三
百二百里者還就其服之內別為名耳非[illegible]服

外吏有其地也史記司馬遷說以為諸小數者
皆是五百里服之別名大界與堯不殊四面相
馬遷四距為五千里耳王肅注尚書揔諸義而論之云
面相距賈馬既失其實鄭玄尤不然矣禹之功在於平
為五千治山川不在於拓境廣土土地之廣三倍於堯
里王肅而書傳無稱焉則鄭之創造難可據信漢之孝
取之武疲弊中國甘心夷狄天下户口至減太半然
後僅開緣邊之郡而已禹方憂洪水三過其門
不入未暇以征伐為事且其所以為服之名輕

重顛倒遠近失所難得而通先王規方千里以
爲甸服其餘均平分之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寰
宇而使甸服之外諸侯皆入禾藁非其義也史
遷之旨盡得之矣王肅之難非無理也鄭不然
者何哉將以山川帶地土境不移前聖後聖義
終一揆禹之所導山川也西被流沙東漸滄海
南距衡山之陽北臨碣石之北經塗所亘萬有
餘里若其所弼五服唯極五千而遠遊夷狄之
表勞功荒服之外復爲何哉又周公制禮作爲

九服蠻畿之內尚至七千舜禹之功不應少於
周世何由土境蹙促三倍狹於周世又外傳稱
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執玉帛者唯
中國耳若要服之內唯止四千率以下等計之
止容六千餘國況諸侯之大地方百里三等分
土總至數千安得有萬國之言乎唐堯之初協
和萬邦於時境界蓋應廣矣至於洪水滔天烝
民不粒土地既削國數亦減故五服之界纔至
五千洎乎禹治洪水地平天成災害既除大制

七二

孔疏參以周漢之域方萬里為得實

疆域固當復其故地面至五千何云不在於拓境廣土也若云大禹之功不在拓境廣土則武王周公之功豈專以境界為事而能使要服之內有七千里乎且經稱弼成五服至於五千若五服之廣猶是堯之舊制何弼成之有乎而稱之以為功也凡言至於者皆從此到彼之辭明是自京師而至於四境為五千耳若其四面相距為五千則設文從何而往而言至於哉漢之孝武德非聖人秉其六世之資而與夷狄角力

又開緣邊之郡境界踰於萬里何由舜禹之境繞至五千此乃所以爲證非所以爲難也肅意將謂大禹之德不遠於漢武乎何其取譬之非類也先王作法遭時制宜甸服之外去京未遠使入禾藁復何傷乎而云非其義也鄭以尚書之文上下相校禹稱弼成五服至於禹貢歷數服名正合五千之數參之以周漢之域驗之於山川之圖則廣萬里爲得其實故不從賈馬別爲此說

二七 鄭謂商時楚僭王號陳湯以告誡之

封大也箋云降下遑暇也天命乃下視下民有
嚴明之君能明德慎罰不敢怠惰自暇於政事
者則命之於小國以為天子大立其福謂命湯
使由七十里王天下也時楚僭號王位此又所
用告曉楚之義

二八 契已封上公而云湯由七十里起

案契為上公受封舜之末年又益以土地則當
為大國過百里矣而成湯之起止由七十里蓋

湯之前世有君衰弱土地減削故至於湯時止

有七十里耳

毛詩要義卷第二十下

道光丁未自春徂秋桐鄉沈炳垣手讀一過